

随園詩話

三四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九六	類
函	架

漢書	三九六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0
冊數	10 ( 2 )
函號	363 1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倉山居士著

嘗語人云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

小則願無不足孔北海志大才疎終于被難那曼容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沒齒晏然童二樹詩云所欲不求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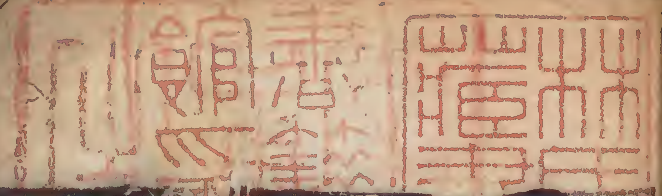
得歡常有餘真見道之言

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

事也而豁達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唐子西云詩

初成時未見可訾處姑置之明日取讀則瑕疵百出乃

讀書字指



列齋圖書

反復改正之。隔數日取閱。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數  
四方敢示人。此數言可謂知其難而深造之者也。然有  
天机一到。斷不可改者。余續詩品有云。知一重非進一  
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西河詩話載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驟驚。半損幸露  
語平安。以爲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贍字之當。大抵平  
安註函外。損餘曰贍。若內露不必巧值此字矣。人以爲  
敏。余獨謂不然。贍字與半字不相呼應。留不過半損。則  
剩者正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正是偶然觸露  
所以羈旅之情。爲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  
知其必不巧值耶。

盧雅雨先生與蔣蘿村副憲同謫塞外。蔣年老慮不得  
歸。盧戲作文生祭之文。甚譎詭。尹文端公一日謂余曰。  
汝見盧出塞集乎。曰見矣。曰汝最愛何詩。余未答。公曰。  
汝且勿言。我猜必是生祭蔣蘿村文。余不覺大笑。而首  
肯者再喜師弟之印可也。其詞曰。先生之壽七十有七。  
先生之壯如其壯日。先生曠達不諱。其恤先生有教。乃  
載之筆。先生書來示我云云。背同轉運。與君爲真。今同

國朝詩話卷三  
謫戍與君爲鄰我欲生祭乞君一言僕謝不敏非甘願  
情詛老呪生無乃不可旣而思之公非欺我辱公之教  
奈何弗果爰卜吉日乃駕黃驪羔羊烝炙酪酥淋漓乾  
餽嘗酒載攜載隨造廬展笑大放厥詞昔公早達久食  
天祿遭際堯廷而登憲副有其志之非僕所錄僕識公  
晚蓋始投荒過公信宿示我周行何以圖報祝壽而康  
今年聞公報三周歲憶公語我軍臺有制諸弛形徒考  
績爲例瓜代爲常喜而不寐何期命宮磨蝎流連帝  
聞臣罪未聞臣年草霜風燭能否再延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僕忝同羣敢忘敦慰言之違心聽之無味破涕用  
奇于是乎祭世之祭者羅鼎列牲豈無酹奠誰進一觥  
豈無呼告誰應一聲禱爾曰誅莫若及生我聞設臺防  
厄魯特雪山爲窟師老難克鬼能爲厲殊便殺賊生不  
如人死當報國我聞西域佛教常新恒河沙數皆不壞  
身此去天竺無間關津一靈不昧便入法門我聞閻羅  
卽包孝肅其家廬州僕曾爲牧牧不負神神應電矚爲  
問年來神頗憶不我聞冥司分隸城隍我輩頭銜頗與  
相當定容抗禮讓尊而光豈如井底妄肆蛙張我聞此

地李陵所竄苗裔及唐猶通祖貫游子河梁妙絕詞翰  
地下相逢定非冰炭我聞歸化葬古昭君青塚表表血  
食爲神乃心漢闕同鄉是親死如卜宅請傍佳人凡諸  
幻想謂死有覺有覺而死不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  
漠滄桑以來誰非委壑公曰信哉君言慷慨君浮我白  
我奉君觴飲既盡興食亦充腸飲食醉飽是爲尙饗

松江曹黃門先生陸夫人自號秀林山人歸先生時年  
才十七奩具旁皆文史也尤愛楚詞針黹暇必朗誦之  
侍婢私語曰夫人所誦與在家時何異先生因贈詩云  
幽意閒情不自知碧窗吟遍楚人詞添香侍女聽來慣  
笑說書聲似舊時因戒夫人曰卿愛屈子詞此生不當  
得意已而果亡先生爲梓其梯山閣遺稿冬日病起云  
病裏生涯百事除一絃一柱譜平沙彈來却怪人偷聽  
閒倚闌干看雪花寄外云烟水迢迢泛木蘭寒風殘雪  
怯衣單客裘自着江邊雨莫作臨行淚點看余聞方問  
亭宮保少時亦愛離騷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其後  
功名顯赫然則黃門先生之言亦未必盡然與先生識  
一士官御史

國朝詩話 卷二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爲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餘人  
何首爲第一其人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  
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爲軒輊音律風趣能動  
人心目者卽爲佳詩無所爲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  
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  
上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一首揚汝士壓  
倒元白是也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李杜韓白爲  
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爲大家是也若必專舉一人以覆  
蓋一朝則牡丹爲花王蘭亦爲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  
能評誰爲第一而况詩乎

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髻前  
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偃僂而裝鬚髯便令人生憎願  
寧人與某書云足下詩文非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  
一杜一韓放不過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

王孟樓侍講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門自以  
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  
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爲典史而不爲擔水夫何也典史  
雖小尙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

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為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葉橫山先生云好摹倣古人者竊之似則優孟衣冠竊之不似則畫虎類狗與其假人餘煇妄自稱尊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

東坡近體詩少蘊饜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絃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為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大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為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此言則太鵝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

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班鳩鳴鳩皆可在也何必唯鳩耶止邱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宋人一院有花春盡永八荒無事詔書稀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却有香人散秋千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花四壁宮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回元人宮娥不識中書令問是誰家美少年袖中籠得朝天筆晝日歸來又畫眉本朝商賈意云簾外濃雲天似墨九華燈下不知寒那能更記春明夢壓鬢濃香侍宴歸湯

西崖少宰云樓臺鶯蝶春喧早歌舞江山月墜遲張得  
天可冠云願得紅羅千萬匹漫天匝地綉鴛鴦皆絕妙  
也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兩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  
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忠立  
家貧留客干妻惱身病閒遊惹母愁朱草衣床燒夜每  
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  
脫隣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恐人防  
賊入病都疑犬亦仙短氣莫書賒酒券索逋先畏扣門  
聲俱太窮令人欲笑

楊花詩最佳者前輩如查他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  
在東風正倚闌黃石牧云不宜兩裏宜風裏未見開時  
見落時嚴遂成云每到月明成大隱轉因雲熱得伴狂  
薛生白云飄泊無端疑白也輕盈真欲類虞兮王菊莊  
云不知日暮飛猶急似愛天晴舞欲狂虞東臯云飄來  
玉屑緣何軟看到梅花尚覺肥意各不同皆妙境也近  
有人以此命題燕以均云小院無端點綠苔問他來處  
費疑猜春原不是一家物花竟偏能離樹開質潔未堪



汚道路身輕容易上樓臺隨風似怕兒童捉才撲闌干  
又却回蔡元春云沾裳似爲衣添絮撲帽應憐髻有霜  
似我辭家同過客憐君一去便無歸李莖云偶經墮地  
時還起直到爲萍恨始休楊芳燦云掠水燕迷千點雪  
窺窗人隔一重紗願他化作青萍子傍着鴛鴦過一生  
方正澍云春盡不堪垂老別風停亦解步虛行錢履青  
云風便有時來硯北月明無影度墻東  
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  
帝中用典真乃絕世聰明

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  
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常有人勉强之督責之而  
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  
于詩之傳并無意于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爲至  
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悞矣

英夢堂相公詩才清絕作襄河同知與余遊揚州僧寺  
云蕭寺廊圍水一層闌干閒處有人憑書生自咲酸寒  
甚不看春燈看佛燈後三十年金陵弟子龔元超有一  
首云烟蘿暗處石稜嶒翠竹玲瓏月作燈聽是誰家吹

玉笛畫欄清冷夜深憑何其風韻之相似也

合肥進士田實發庚戌會試夢其母浴小兒于盆意頗惡之過黃河資盡不能僱車意闌珊欲返有驢夫苦勸前行問夫何姓曰姓孟因憶夢中兒者子也盆者血也或者此行其有益乎果以是科護售咏曉鍾云雨雲魂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又鳥立樹梢徐墜果風來簷隙自翻書頗近放翁小品咏花下鴛鴦云翠幄紅幃夢未關頻傾香露不知寒除非花上蜂兒落才肯抬頭

子細看

余常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詩云浩劫信于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盧仝云昨夜醉酒歸仆到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采入做之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却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門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闌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書圖看妙在皆孩子語也

詩有認假爲真而妙者唐人宿華山云危欄倚遍都無

麻猶恐星河墜入樓。宋人咏梅花帳云呼童細掃瀟湘  
簾猶恐殘花落枕旁。有認真為假而妙者。宋人雪中觀  
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元人美人梳  
頭云紅雪忽生池上影。烏雲半捲鏡中天。

黃黎洲先生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  
為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  
人能結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詩見長。而言之有味。

江州進士崔念陵室許宜嫵七歲玩月云一種月團圓  
照愁復照歡。歡愁雨不着。清影上闌干。其父嘆曰是兒

清貴惜福薄耳。宜嫵不得于姑。自縊死。其春懷云無窮  
事業了。裙釵不律。閑拈小遣懷。按曲填詞調玉笛。摘詩  
編譜入牙牌。淒涼夜雨。謀生拙。零落春風。信命乖。門外  
艷陽知幾許。兼花雜柳。鳥啣啣。寄外云花缸對月相憐  
夜。恐是前身隔世人。進士已早知其不祥。解環後顏色  
如生。進士哭之云。雙鬟雙綰嬌模樣。翻悔從前領畧疎。  
崔需次京師。又聘女鸞嫵為妾。崔故貧。士歸來省親。嫵  
之養父。強售之于某。千戶嫵不從。詭呼千戶為翁。而訴  
以原定崔郎之故。千戶義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嫵生

時母夢鳳集于庭崔贈云柳如舊皺眉花比新啼頰挑  
燈風雨窻往事從頭說

崔有灌園餘事一集載宜嬖事甚詳陳淑蘭女子閱之  
賦詩責崔云可惜江州進士家灌園難護一枝花若能  
才子情如海爭得佳人一念差自說從前領畧疎阿誰  
牽繞好工夫宜嬖此後心宜淡莫再人間挽鹿車嗚呼  
淑蘭吟此詩後十餘年亦縊死可哀也然宜嬖死于怨  
姑淑蘭死于殉夫有泰山鴻毛之別矣

常寧歐永孝序江賓谷之詩曰三百篇頌不如雅雅不  
如風何也雅頌人籟也地籟也多后王君公大夫修飾  
之詞至十五國風則皆勞人思婦靜女狡童矢口而成  
者也尚書曰詩言志史記曰詩以達意若國風者真可  
謂之言志而能達矣賓谷自序其詩曰予非存予之詩  
也譬之面然予雖不能如城北徐公之面美然予寧無  
面乎何必作闕觀焉

吾鄉吳修撰鴻督學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試者爲嘉定  
錢公辛楣陝西王公偉人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  
吳所最賞者爲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五

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登曰吳招客其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吳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爲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嵩在都中以書賀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吳錢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鼓喧傳昨夜聲大宮小徵盡含鳴當頭玉笋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添知已淚望深還慰樹人情文昌此日欣連曜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甲辰三月余遊匡廬遇丁君宰星子爲僱夫役作主人相與序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正心管領廬山七年來遊者先生一人耳

錢香樹先生爲侍讀時出都泊濟寧立船頭爲霜所滑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不死笑謂賓客曰吾聞墜水死者必有鬼物憑之倘昨夜過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明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常空占上游

予在轉運盧雅雨席上見有上詩者盧不喜余爲解曰

此應酬詩故不能佳。盧曰：君悞矣。古大家韓杜歐蘇集中，強半應酬詩也。誰謂應酬詩不能工耶？予深然其說。後見粵西學使許竹人先生自序其越吟云：詩家以不登應酬作爲高，余曰不然。三百篇行役之外，贈答半焉。逮自河梁泊李杜王孟，無集無之已實。不工體于何有？萬里之外，交生情，情生文，存其文，思其事，見其人，又可棄乎？今而可棄，昔可無贈，毋寧以不工規我。

比來閨秀能詩者，以許太夫人爲第一。其長嗣佩璜與余同徵鴻博，讀太夫人綠淨軒自壽云：自分青裙終老婦，濫叨紫綬拜鄉君。元旦云：剩有濕薪同爆竹，也將紅紙寫宜春。喜雨云：愆期休割乖龍耳，破塊粗安野老心。不篤清涼宜翠簾，可知點滴盡黃金。皆佳句也。夫人爲徐清獻公季女，名德音，字淑則。王太倉相公挾出清獻之門，其視學浙江也，遣人告慕夫人，有句云：魚菽薦羹，惟弱女松楸酌酒屬門人。

尹望山制府在途中寄鄂夫人詩云：正因被冷想裝綿，又接青書短榻前。暖閣遙思春雪冷，長途更犯曉冰堅。不言家事知予苦，煩寄征衣賴汝賢。依舊疎狂應笑否。

偷閒時復聳吟肩。夫人爲鄂文端公之從女，賢淑能詩。常侍尹鄂兩公小飲，鄂公老矣，向尹公云：閣務殷繁，何日得抽身是好？夫人正色曰：女聞聖人云：事君能致其身，其次則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之說。公爲莞然。

遼東三老者，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閭，馬大鉢字雷溪。三人皆布衣不仕。詩宗漢魏，字學二王，不與人世交接。來往者李鍊君一人而已。戴詩不傳，陳有崇兆寺詩云：世外招提境，浮生寄一時。鈴聲吟殿角，澗影落松枝。鳥語留歸念，山僧笑索詩。東方明月上，若遇此心期。馬

聞西師振旅，寄寧遠大將軍云：雪飄組練歸榆海，花滿弓刀入玉關。偶成云：晒藥偶然來竹外，修琴不復到人間。石閭弟景鐘字橘洲，有夜闌曲云：春夜頻傾金叵羅，胡姬按板對筵歌。低徊笑語牽紅袖，如此風光可奈何。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墟皮傅之見。遼東三老亦復似之。鐵君作尙史，專搜三代以上事，而竟不知本朝有馬駙之繹史，亦囿於聞見之一端。然近今士人先攻時文通籍，後始學爲詩，大槩從宋元入手，俗所稱半路上出家是也。源流不清，又不若三家之力爭上。

乘矣

鐵君名錯父為總督而能隱居不仕自稱廬青山人有  
蟪蛄齋集行世錄其梅花云眾木正如夢一枝方自春  
遂令江水上真見獨醒人咏月云清絕自成照何曾掛  
樹生有時通夜白一片得秋明遠水若相接浮雲或並  
行年年圓便缺誰悟善持盈

康熙初吳兆騫漢槎謫戍寧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峯館  
于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塞苦  
寒難受廿載包胥會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  
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日急繙行  
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太傅之子成  
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  
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峯曰人壽幾  
何公子乃以十載為期耶太傅聞之竟為道地而漢槎  
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忠者咏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  
友關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峯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  
宴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為救漢槎華峯素不飲至是  
一飲而盡太傅笑曰余直戲耳即不飲余豈遂不救漢



槎耶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儔才真一時佳話余常謂漢槎之秋笈集與陳卧子之黃門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桑叟交譏之云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洋老眼披金屑失却光明大寶珠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豎一幟者正爲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窺盛唐乎要知

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朱便訛毀于少陵亦時有微詞况元白乎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或問宋荔裳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卽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爲過其修詞琢句大槩摺據于大歷七子宋元名家取彼碎金成我風格恰不沾沾于盛唐蹈七



子習氣在 本朝自當算一家數奈歸愚子遜奉若斗  
山與沙心餘棄若芻狗余以為皆過也

杭州周汾字容衣咏春柳云西湖送我離家早北道看  
人得第多不脫不粘得古人未有惜客死于清江  
壬寅余過天台齊侍郎召南亡久矣其昆季延余小飲  
捧侍郎全集高尺許乞作序盡半日之暇為之翻擲見  
其鴻富美不勝收僅記其咏漢武七律一首後四句云  
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晚能悔  
輪臺一詔是神仙其兄周南弟世南俱以甲科作廣文

龐眉白髮年八十餘

陶篁村置屋孤山余月夜訪之憐其孤寂勸之燕玉為  
媛老許篁村以為然購一小鬟梁山舟侍講調以詩云  
病來久不見陶潛隔着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  
小星正在少微邊見說榕江泛檣枝已成陰後未涼時  
一根榔栗無人管分付樵青好護持不比朝雲侍老坡  
也知天女伴維摩對門有个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  
好將班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  
鶯花還有廿年狂山舟又有句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

然劉阮不歸來余適從天台山歸誦此為之一笑

余寓西湖漱石居有徽州汪明府見訪名喬年字繡林年八十矣適余外出未獲相見蒙其題壁云無人不識元才子今我來尋李謫仙底事閒雲無處捉教儂空蕩釣魚船

詩如言也口齒不清拉雜萬語愈多愈厭口齒清矣又須言之有味聽之有愛方妙若村婦絮談武夫作鬧無名貴氣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風趣而嘯嘯然若人病危不能多語者實出才薄

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譏窒要係初揚黃庭剛到恰好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境最難予最愛方扶南滕王閣詩云閣外青山閣下江閣中無主自開窻春風欲揚滕王帖蝴蝶入簾飛一雙嘆為絕調後見其子某云翁晚年嫌為少作刪去矣予大驚卒不解其故桐城吳某告予云扶南三改周瑜墓詩而愈改愈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婿是英雄可稱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師江水綠小喬卸甲晚粧紅已覺牽強晚年又改云小喬粧罷胭脂濕大帝謀

成翡翠通真乃不成文理豈非朱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哉扶南與方敏恪公為族兄敏恪寄信苦勸其勿改少作而扶南不從方知存幾句好詩亦須福分

詩雖奇偉而不能探磨入細未免粗才詩雖幽俊而不能展拓開張終窘邊幅有作用人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歛方寸巨刃摩天金針刺繡一以貫之者也諸葛躬耕草廬忽然統師六出斬王中興首將竟能跨驢西湖聖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于詩亦可一貫書家北海如象不及右軍如龍亦此意耳余嘗規蔣心餘云子氣壓

九州矣然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斂能剛而不能柔心餘折服曰吾今日始得真師其虚心如此

夢中得詩醒時尚記及曉往往忘之似村公子有句云夢中得句多忘却推醒姬人代記詩予謂此詩固佳此姬人尤佳魯星村亦云客裏每先頑僕起夢中常惜好詩忘

徐雨峯中丞士林巡撫蘇州人以為繼湯文正公之後一人而已母喪去官有詔奪情不起其方正如此然其詩極綿麗官中書時有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侍女

熏香近有無

金陵僧葯工根楷法住揚州某菴商人洪姓者欲買其菴旁隙地起花園葯根意不欲乃投以詩云自笑蝸廬傍寺開隣園樹木迥崔嵬儂家院小難栽樹但有青青一片苔洪知其意乃不果買葯根泊瓜渚云星光全在水漁火欲浮天喜晴云雨收亦似痊沉病日出渾如見故人

賢者多情每離所官之地動致留連韓魏公離黃州依  
依不捨尹太保四督江南三十餘年丙戌入相正值重  
九之時先別樓震再辭蜀阜淒然泣下公不能捨江南  
猶江南之人亦不能捨公也余送至清江浦每晚必見  
及渡黃河公猶教以明晨作別臨期余乍盥面而公遣  
家人來云公已上馬行矣蓋恐面別之難為情耳後從  
京師寄詩云歌到離亭聲斷續人分淮浦影東西又曰  
三年只覺流光速一別方知見面難

古之忠臣孝子皆情為之也胡忠簡公劾秦檜流竄海  
南臨歸時戀戀於黎儕此與蘇子卿娶胡婦相類蓋一  
意孤行之士細行不矜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正此類也



乃朱子訛之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恰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高守村和云批鱗一疏死生輕萬死投荒尙有情不學遜翁捧蒼草甘心籍口自偷生

閨秀能文終竟出于大家張侯家高太夫人著紅雪軒稿七古排律至數十首盛矣哉其本朝之曹大家乎夫仁宗襲封靖逆侯家資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費盡而薨夫人暗埋三十萬金于後園爰其兒謙始能襲職其識力如此夫人名景芳父琦爲浙闈總督作女

兒時年十五晨粧云粧閣開清曉晨光上畫欄未曾梳寶髻不敢問親安安貼加釵鳳低徊插佩蘭隔簾呼侍婢背後與重看又示謙兒云高捧名花求插髻徧尋佳果勸嘗新

余不喜佛法而獨取因緣二字以爲足補聖經賢傳之缺身在名場五十餘年或未識面而相憎或未識面而相慕皆有緣無緣故也已亥省慕杭州王夢樓太守來云商邱陳葑洲觀察願見甚切予不解何故晤後方知其尊人諱履中者曾在尹制府署中讀余詩而愛之事

已三十餘年其夫人李氏見余名紙詫曰是子才耶吾先君門下士也蓋夫人為存存先生之女先生名惺宰錢塘時枚年十二應童子試受知入泮因有兩重世好歡宴月餘別後觀察見懷云早從仙佛叅真諦且向漁樵伴此身又曰猶記何即年少日新詩賞共沈尙書

汪度齋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為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燭下見先生年貌大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醵飲巨杯先生量宏與豪沉醉上床不顧新人和衣酣寢已而嘔吐

將新製枕衾盡污腥穢陸女恚甚未五更雉經而亡或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婿狀元雖好却非郎商寶意詩集刻成有人摘其疵累余為悵然仲小海曰

但願人生一世留得幾行墨筆被人指摘便是有大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而誰議之余謂此言沉痛深得聖人疾沒世無名之意然古來曹蜍李志又轉以庸庸而得其存名豈非不幸中之幸耶寶意先生有句云明知愛惜終須改但得流傳不在多



黃允修云無詩轉爲讀書忙方子雲云學荒翻得性靈  
詩劉霞裳云讀書久覺詩思澗余謂此數言非重讀書  
真能詩者不能道

諺云死暮腹中有仙着此言最有理余平生得此益不  
一而足要之能從人而不徇人方妙樂取于人以爲善  
聖人也無稽之言勿聽亦聖人也作史三長才學識缺  
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爲先非識則才與學俱  
悞用矣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師之所在  
其識之謂歟

江舟次先生作周櫟園詩序曰賴古堂集欲小試神通  
加以氣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氣格定減  
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終不愉快

淡蓮洲明府稱蕪湖胡漱泉秀才有日影度花輕五字  
得五言妙境江君旭東亦賞沙斗初花氣半湖陰五字  
所見與蓮洲同

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  
其闢與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  
二義必爲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爲大也作詩者必知此



三義而後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

陶悔軒方伯任衡陽時署中小池為署外居民所買先生贖歸置軒其上朱玉階督學贈句云官廨買歸三徑內夜牕補惜寸金餘一咏其事一切其姓石君文成為序云先失楚弓旋歸趙璧汝陽田反合浦珠還支公之鶴可高飛子產之魚真得所鵬鵬待化行看君去朝天臺榭長存知是誰來作主

癸酉春余在王孟亭太守處見建德布衣徐鳳木厓間吟一絕云自笑不如原上草春風吹到也開花除又在

外云閱歷深知客路難非關白首戀江千歲除一息爭千古莫作尋常旅夜看武進莊念農初宰建德即往相訪贈詩云玉峯花影颺簾旌卷戶閒雲靜不扇未必山城無綺皓斯人即是少微星粗官未敢師嚴武泥飲無由續舊題劇喜少陵居杜曲得閒還過浣花溪鳳木得詩喜刻之集中後莊歿十餘年詩多散失其子宸選搜尋不可得子於鳳木集中抄此與之嗚呼使無鳳木代為之存則人琴俱亡矣豈非愛才之報乎

蔣用菴侍御罷官後與姚雲岫觀察同修 南巡盛典

過隨園咏菊云名花自向閨中老浮世原宜淡處看後  
姚爲廣西巡撫寄信來猶吟及之

余年二十三館今相國稽公家教其幼子承謙今四十  
三年矣承謙官侍讀行走上書房假滿赴都過隨園  
贈云萬事由來夙有緣七齡問字記當年讀書好處心  
先覺立雪深時道已傳每盼鳳巢阿閣上果摩麟頂絳  
帷南德門善慶知無限佇見驪珠顆顆圓余附書相國  
云當日七齡公子爲問字之佳見此時白髮詞臣作青  
宮之師傅能無對之欣然思之黯然而乎

千古善言詩者莫如虞舜教夔典樂曰詩言志言詩之  
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離乎本旨也曰聲  
依永言聲韻之貴悠長也曰律和聲音音之貴均調也  
知是四者于詩之道盡之矣

每見熱中人銳進不已身家交瘁未常不隆隆而升一  
旦化去若燬開花精神已竭次年必萎常咏唐花云百  
花開落雖天定倘不煥開落或遲又見媚長官者損下  
益上徒招怨尤而于己毫無享受戲咏著云笑君攫取  
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

已未翰林五十人蔣君麟昌年才十九大京兆晴崖公  
諱炳之長子也目空一世嘗言同館中吾服叔度子才  
耳歸愚先生雖耆年重望意不屬也和 皇上消夏壽  
援筆立就賜葛二疋旁觀者疑君正籥青雲而竟一病  
以卒余別後寄懷云干將莫邪虞缺折我有數言贈李  
邕乃成讖語詩有奇氣咏七夕云一報人間簫鼓喧羊  
燈無燄秋雲碧中元詩云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  
到三更劉相國綸序其詩曰十八載夜燿太白知臣則  
但問王公廿七年晝見緋衣召汝而重呼阿嬾阿翁投  
杖誰當荷此析薪稚子牽衣未得預其元帥蓋靜存亡  
時大父猶存子尚幼故也同年金質夫哭之云漸看豪  
氣籠人上不料英年似夢中余哭之云一榜少年今剩  
我九原木子又添君

某侍郎督學江蘇羅致知名之士所選五古最佳七古  
則不拘何題動輒干言引典填書如塗塗附杳不知其  
命意之所在程魚門閱之掀髯笑曰欲嚇人耶此楊子  
雲所謂鴻文無範也吾不受其嚇矣

乾隆辛未予在吳門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園

陸園詩話卷三  
座中葉定湖長楊虞東臯景星許竹素延鏐李客山果  
汪山樵俊俞賦拙來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過花甲  
惟余才三十六歲得遇此會是夕大雨未到者沈歸愚  
宗伯謝淞洲徵士而已葉年八十五詩云瀟瀟風雨滿  
池塘白髮清尊掃葉莊不有忘形到爾汝那能舉座盡  
文章軒窗遠度雲峯影几席平分水竹光最是葵榴好  
時節醉吟相賞畫方長虞八十有二句云入座古風堪  
遠俗到門新雨欲催詩俞六十有九句云社開今栗里  
樹老古南園次月一瓢再招同人相會則余歸白下竹

素還太倉客山死矣主人之孫壽魚賦云昭眼芙蓉字  
閒落滿堂名士各西東

昇平曰久海內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顧阿瑛徐良  
夫之風蓄積書史廣開壇坫揚州有馬氏秋玉之玲瓏  
山館天津有查氏心穀之水西莊杭州有趙氏公子之  
小山堂吳氏尺鳧之瓶花齋名流宴咏殆無虛日許珮  
璜刺史贈查云鹿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其豪可想此  
外公卿當事則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  
皆以宏獎爲已任不四十年風流頓盡唐公號蝸寄老

人司九江關懸紙墨筆視于琵琶亭客過有題詩者命  
關吏開列姓名以進公讀其詩分高下以酬贈之建白  
太傅祠肖己像于旁甲辰冬余過九江則太傅祠改作  
戲臺唐公像亦不見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  
蓮峯諸人爭爲詩會分咏一題哀然成集陳田家樂云  
兒童下學惱比隣拋塢池塘日幾巡折得松栢當旗纛  
又來阿殿學官人閔云黃葉溪頭村路長挫針負局客  
則消草花插髻偎籬望知是誰家新嫁娘秋玉云兩雨

車乘敲棘輕田家最要一冬晴秋田晒罷村醪熟翻愛  
糟床滴雨聲汪養鸞云小姑畏人房闌替采桑那惜春  
葱纖半夜沙沙食葉急聽作雨聲愁雨濕陳云蠶娘養  
蠶如養兒性知畏寒飢有時籬根賣炭聞盪漿屋後鄰  
園桑剪響皆可誦也餘題甚多不及備載至今未三十  
年諸詩人零落殆盡而商人亦無能知風雅者蓮峯年  
八十三歲傑然尚存聞其飢寒垂斃矣

金陵女徐氏適桐城張某夫久客不歸寄語云殘漏已  
催明月盡五更如度五重關又有魯月霞者嫁徽邑程

生而寡有掃花詩云矚我朱欄三日恨費他青帝一春  
功陳淑蘭讀雨詩而慕之題其集云吟來恍入班昭座  
恨我遲生二十年

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  
元孝之王將軍歌許衡紫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載烈  
婦歌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惜篇頁繁重  
不能盡錄

乾隆初杭州詩酒之會最盛名士杭厲之外則有朱鹿  
田樟吳鷗亭賦汪抱樸臺金江聲志卓張鷟洲澗施竹

田安周穆門京每到西湖堤上倚裳聯襪若屏風然有  
明中讓山雨詩僧留宿古寺詩成傳抄紙價爲貴南屏  
坐雨朱云一角山昏秋欲晚滿牕夜戟雨來初張云  
聲冷帶跳珠雨鐸語遙飛潑墨山汪云雲氣半遮山下  
塔秋光早入水邊村施云濃雲擁樹湖先暝涼雨到牕  
山欲磨讓山句如情多無過鳥到處似留人室敞許雲  
住竹深無暑通樹聲滿壑秋初到山影一池泉洗青明  
中句如燒烟隔岸水猶靜初日到牕山自移皆可愛也  
四十年來儒釋兩門一齊寂滅竟無繼起者

山陰吳修齡有句云雁將秋色去帆帶好山移人因呼  
之曰吳好山好山晚晴云江臯收宿雨征雁捲簾聞野  
戍空千里高秋無片雲海明天落日風響馬掃羣賦罷  
衫巾岸應書白練裙與胡雅威交好兩序皆胡所作胡  
和其寒夜一聯云凍苦星辰白露明鼓角乾真乃不愧  
孟郊

或云詩無理語予謂不然大雅於緝熙敬止不聞亦式  
不諫亦入何嘗非理語何等古妙文選寡欲罕所缺理  
來情無存唐人廉起沽名具高宜近物情陳后山訓子

云勉汝言須記逢人善即師文文山咏懷云疎因隨事  
直忠故有時愚又宋人獨有玉堂人不寐六箴將曉獻  
宸旒亦皆理語何嘗非詩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語  
便令人聞而生厭矣

詩家有不說理而真乃說理者如唐人咏棋云人心無  
算處國手有輸時咏帆云恰認已身住翻疑彼岸移宋  
人君王若看貌甘在衆如中神心終不動仍捧舊花歸  
雪詩何由更得齊民煖恨不偏於宿麥深雲詩無限早  
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峯許魯齋即景云黑雪莽莽

路昏昏底事登車尚出門直待前途風雨惡蒼茫何處  
覓烟村無名氏云一點緇塵浣素衣癡癡駁駁使人疑  
縱教洗徧于江水爭似當初未浣時

蘇州黃子雲號野鴻布衣能詩有某中丞欲見之黃不  
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覲野人門巷不輕開郊外  
云村角鷓鴣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上王虛舟先生  
云兩晉而還誰翰墨九州之內獨聲名皆佳句也子雲  
于城外構一草屋客至則具雞黍夜留榻焉父子終夜  
讀書客嘆其好學曰非也我父子只有一被撒以供客  
夜無以為寢故且讀書耳

已卯鄉試丹陽貢生何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年五十  
餘矣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詩  
呈教如先生亦無所取則震將投江死矣余咳且笑急  
讀之是學前明七子者於唐人形貌頗能描摹因稱許  
數言其人大喜而去黃屋岩戲吟云虧公寬著看詩眼  
救得狂人蹈海心

劉春池賦白牡丹云神仙隊裡風流易富貴場中本色  
難陳紫瀾宮簷浩賦白桃花云後庭歌罷醒初醒前度



人來髯已華，蔣用菴御史亦賦白桃云：亡息國，因紅粉。累避秦人是白衣，尊皆妙。

山陰胡西垞素行說激落魄揚州，屢謁盧轉運不得見。乃除夕投詩云：莽莽乾坤歲又闌，蕭蕭白髮老江干。布金地煖迴春易，列戟門高再拜難。庾信生涯最蕭瑟，孟郊詩骨劇清寒。自憐七字香無力，封上梅花閣下看。雅雨先生見之，卽呼騶往拜，餽朱提數笏。

盧招人觀虹橋芍藥，諸名士集二十餘人，獨布衣金司農詩先成云：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到此

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狂香欲拂塵。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盧大

喜一座爲之擱筆。

詩家闡秀多，青衣少。高明府繼允有蘇州薛筠郎貌美，藝爛賦秋月云：風韻亂傳杵，雲華輕入河。旅思云：如何野店聞鐘夜，猶是寒山寺。裡聲疏行云：並馬忽驚人在後，貪看山色又回頭。皆有風調筠郎隨主人入都卒於保陽，高刻其遺稿屬余題句。余書三絕有云：絕好齊梁詩，弟子不教來事沈尚書。

沈歸愚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雲漫漫  
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批云只此數字抵人千百  
予不覺大笑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難三字  
是提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為佳全  
無意義須知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類均非  
後人所當效法聖人存之采南國之風尊文王之化非  
如後人選讀本教人摹倣也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  
章獲齊戲倣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  
之註云剪剪去其煤也聞者絕倒余嘗疑孔子刪詩之

說本屬附會今不見于三百篇中而見于他書者如在  
氏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表記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古詩之兩無其極傷我稼穡  
之類皆無愧於三百篇而何以全剛要知聖人迷而不  
作三百篇者魯四方築舊存之詩聖人止之使雅頌各  
得其所而已非刪之也後儒王魯齋欲刪國風淫詞五  
十章陳少南欲刪魯頌何廷妾乃爾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  
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于古者轉妙在沒來歷元微之

稱少陵云憐渠直道當時事不著心源傍古人昌黎云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就二人所用之  
典証二人生平所讀之書頗不爲多班班可攷亦從不  
自註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  
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實不妄耳

女寵雖自古爲患而地道無成其過終在男子使太宗  
不死武氏何能爲禍李白云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  
妨更六八楊誠齋云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  
施唐人咏明皇云姚宋不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

僖宗幸蜀詩云地下剛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范  
同叔云吳國若教丞相在越王空送美人來此數首皆  
爲美人開脫余咏陳宮云若教褒姒逢君子都是周南  
傳裏人亦此意也唐人又有句云吳王事事都顛倒未  
必西施勝六宮尤妙

余雅不喜四皓事著論非之且疑是子長好尚附會非  
真有其人也後讀杜牧四皓安劉是滅劉錢辛楣先生  
安呂非安劉二詩可謂先得我心顧祿伯亦有詩謂之  
云垂老與人家國事幾聞巢許出山來

隨園詩話卷三終

二月廿四有送

述齋

余雖不喜口說事嘗論非之且疑是子其致前詞會非  
以西風繼六宮武燧  
發其人衣也竟出思人又作世元吳王車車借頭未  
欲美人開眼余和刺宮元苦燦燦以爲昏于暗景以商  
同姓云吳國昔燦亦休亦秋王亦燦燦美人來也燦燦  
自來幸處情二無不則觀賦亦一則觀賦亦一則觀賦亦一

隨園詩話卷四

倉山居士著

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畢秋帆中丞家滴香  
夫人有青門柳枝詞云留得六宮眉黛好高樓付與曉  
妝人是閨閣語中丞和云莫向離亭爭折取濃陰留覆  
往來人是大臣語嚴冬友侍讀和云五里東風三里雪  
一齊排着等離人是詞客語夫人又有句云天涯半是  
傷春客飄泊煩他青眼看亦有慈雲護物之意張少儀  
觀察和云不須看到婆娑日已覺傷心似漢南則的是

名場耆舊語矣

暉南田壽平之父遜菴遭國變父子相失壽平賣杭州富商某爲奴其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坐方丈苦無救策會二月十九日觀音生辰天竺燒香者過靈隱寺必拜方丈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願而織者暉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托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從此罪孽

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夫婦懺悔并爲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兒付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一時聲名大起壽平佳句如蟬移無定響星過有餘光送迎人自老新舊歲無痕只爲花陰貪坐久不須歸去更熏衣皆清絕也十四夜望月云平開齒畫含千嶺盡掃星河占一天眞乃自喻其筆墨之高矣其時石揆僧與

詭暉齊名石揆有弟子沈近思後官總憲人問詭暉孰  
優曰近思講理學不出周程張朱範圍壽平作畫能脫  
文沈唐仇窠曰似憚優矣

詩用經書成語有對仗極妙者前輩盧玉岩云頭既責  
余余責頭腹亦負公公負腹近人吳文溥云人非磨墨  
墨磨人我自註經經註我姚念慈云野無青草雷飛後  
菊有黃花雁到初汪韓門云白晁化後成衰老黃雀飛  
來謝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綠波芳草色雜花生樹亂鶯  
飛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壯艾三年藥汝似玉瓜五月生

皆用經書樂府成語也余戲集樂府云背畫天苗子星  
歷歷東升日影雞黃團團

題古蹟能翻陳出新最妙河南邯鄲壁上或題云四十  
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替  
先生借枕頭嚴子陵釣臺或題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  
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  
凡事不能無弊學詩亦然學漢魏文選者其弊常流于  
假學李杜韓蘇者其弊常失于粗學王孟韋柳者其弊  
常流于弱學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淺學溫李冬郎

者其弊常失于纖人能吸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  
諸弊盡捐大槩杜韓以學力勝學之刻鵠不成猶類鶩  
也太白東坡以天分勝學之畫虎不成反類狗也佛云  
學我者死無佛之聰明而學佛自然死矣

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希文經畧西邊  
猶戀戀于曩日之圭峯月下與友人書時時及之秋帆  
尚書巡撫陝西有小方壺憶梅詩節其大槩云仙人家  
住梅花村寒香萬頃塞我門門巷寂寂嵌空谷冷艷繁  
枝環破屋塵緣未了出山去回頭別花花不語北走燕

雲西入秦問海樁舍知何處歲云暮矣風雪驟驛使音  
稀斷隴首天涯人遠乍黃昏料得花還如我瘦松林翠  
羽最相思夢繞南枝更北枝花神曩日盟言在重訂還  
山在幾時香落琴絃彈一曲爾音千里同金玉花如不  
諒余精誠請問鄧尉山樵徐友竹徐名堅蘇州木瀆人  
能詩工畫余舊交也張文敏公題橫山西廬云壺中長  
日靜中緣我亦曾經任四年不及蒼髯牆外叟梅花看  
到菊花天與畢公同有心在一邱之想

尹文端公年七十七而薨薨時滿榻紛披皆詩草也病

革聞 皇上有駕臨之信才畧收拾前一月命諸公子作送春詩西席解吉菴賦云也知住已經三月其奈逢須隔一年遺愛只留庭樹好餘暉空托架花鮮公甚賞之動筆加圈歿後方知皆識公第四公子名樹爲尚書應第三句又一聯云千紅萬紫費安排底事功成駕便回亦暗藏騎箕之意皆無心偶觸云

副憲趙學齋先生提倡後學愛才如命掌教萬松書院識拔英俊少年一時遂有北史張雕武之謗不數年所識拔者雲蒸霞起如吳雲岩葉登南輩皆作狀元詞翰

浮言始息有項春臺秀才早卒先生哭之云文章靈氣歸何處師弟情緣結再生余在京師送王卿華歸里云風懷似我能憐我客路逢君又別君先生讀之謂卿華曰此種才人當鑄黃金事之先生諱大鯨

蔣南莊守潁州有句云人原是俗非因吏仕豈能優且讀書謙而蘊藉過瀧喉云亂石磨舟泉有骨雙橈撥霧水生塵與徐鳳木布衣水淺撐舟沙怒語山響轉舵月回眸相似蔣名龍昌常州人

湯潛菴巡撫江蘇出郭云按部雨餘香稻熟課農花發



曉雲輕人言公理學名儒何詩之清婉也余記座師孫  
文定公亦有咏梅云天地心從數點見河山春借一枝  
回詩不腐而言外俱含道氣

朱子立中丞高韻長髯多權謀人稱雙料曹操與西林  
相公共事雲南彼此抵牾朱有句云畏暑鋪長簟思風  
去短屏頗閒雅不類其爲人康熙間施漕帥諱世綸者  
亦剛不可犯有句云愛山移舫對隔水問花多與中丞  
同調朱名綱

已未冬余乞假歸娶路過揚州轉運使徐梅麓先生止  
而觴之席無雜賓汪度齡應銓唐赤子建中皆翰林前  
輩余料最晚年最少終席敬慎威儀不敢發一語但見  
壁上有赤子先生端午竹枝云無端鐃鼓出空舟賺得  
珠簾盡上鈎小玉低言嬌女避郎君倚扇在船頭

湖南張少廷尉名燦字豈石紫髯偉貌議論風生能赤  
手捕盜與魯觀察亮儕俱權奇自喜題所居云南軒北  
牖又東扉取次園林待我歸當路莫裁荆棘草他年免  
挂子孫衣言可風世又戲題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  
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殊鮮

頤也又謂人云見鬼莫怕但與之打人問打敗奈何曰  
我打敗才同他一樣

馮古浦在西林相公席上咏牡丹云詩到清平能動主  
花雖富貴不驕人西林喜贈遺甚厚此詩若在他入席  
上作便覺無謂

丙辰余在都中受知于張鷟洲先生先生作御史立朝  
侃侃頗著風績有柳漁集行世余購得被人攫去時爲  
惱悶甲午歲余泊舟丹陽旁有小舟相並時天暑彼此  
窻開余艙中詩稿堆積几上鄰舟一女子容貌莊姝每

伺余出艙便注目偷視若領解者余心疑之問其家人  
乃先生女嫁汪文端公從子某因招汪入艙話舊問先  
生詩不能記入問夫人夫人乃誦其巡臺灣作云少寒  
多暖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真个四時皆是夏荷花  
度臘菊迎年

宛平黃崑圃先生康熙辛未詞林予告後在長安主持  
風雅人有一技一長必爲揄揚無須識面李方伯渭來  
江南余住衙奈一見便云崑圃先生交好耶余曰未也  
方伯云我出都時黃公以足下再三托我方知先生憐

才有古人風庚午重赴鹿鳴詩曰蕊榜新開傲盛筵漫  
勞車馬問衰年雀羅門巷羣相訝鶴髮重聯桂籍仙辛  
未重赴瓊林詩曰天鼓聲喧曉漏餘春風吹雨洒庭除  
婆娑老眼看新榜髣髴青雲接澈盧鶴返故巢無宿侶  
花開仙洞見新枝輶軒南國追疇昔風雨橋山愴夢思  
先生巡撫浙江追感 兩朝恩遇故詩中及之  
姜白石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詩  
便不俗

古人詩有全篇用仄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平  
聲有全篇用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一篇皆仄聲  
有通首不用韻者古采蓮曲是也有平仄各押韻者唐  
末章碣以八句詩平仄各有一韻是也詩家變體宋魏  
菊莊詩人玉屑言之最詳

悅關巡攔書吏如捕役緝賊虎視耽耽但一見書冊興  
便索然姚雲上作七古前四句云劬勞王事前旌驅呶  
唔星夜關山踰筭束牛腰橐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此  
輩聲口宛然讀之欲笑南豐謝鳴篋有句云近海風濤  
壯當關僕隸尊或和云客久囊雖破船裝書便尊

鄭所南井中心史。雖用鐵匣浸水中。然年歷二百。紙墨斷無不壞之理。所載元世祖剖剖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婦腹中小兒。語太荒悖。殊不足信。惟四言詩一首。殊妙。曰。今日之今。霍霍栩栩。少焉矚之。已化爲古。

女心外向。自古爲然。南越古蠻洞。秦時最强。俗尤善弩。每發銅箭。貫十餘人。趙佗畏之。蠻王有女。蘭珠美而艷。製弩尤精。佗乃遣子某贅其家。不三年。盡得其製弩破弩之法。遂起兵伐之。虜蠻王以歸。此事見粵嶠志。余賦詩云。趙王父子關邊界。賴種蘭珠一朵花。銅弩三千隨。

婿去女兒心。太爲夫家按。後世開邊。往往收功于婦人。洪武時。貴州宣慰使。鬻翠妻奢香。爲都督馬聘。所裸撻乃走。勸京師太祖。問朕爲汝報仇。何以報我。曰。願立龍場九驛。通黔蜀之道。後果如其言。吳明卿詩云。君不見蜀道之闊。五丁神捷。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河走。誰道奢香一婦人。

古來奇女子。如馮嫫及洗夫人。事載史書。惜見于詩者絕少。惟石杜工部之秦良玉。能爲國殺賊。明懷宗賜詩云。桃花馬上請長纓。又云。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

美人齒 本朝朱鹿田先生作七古美之警句云云時  
中樞盡鬚眉馬上紅旗馬前酒罇有不肯樹降旗殘驪  
猶爲君王守又曰綠沉槍舞春星轉花桶裙拖錦帶紅  
僧無稱郎之理而北魏諺云支郎眼中黃形軀似智囊  
是僧可稱郎之一証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謙也  
香山詩楊柳小蠻腰妓名也後寄禹錫詩攜將小蠻去  
招得老劉來自註云小蠻酒榼也小蠻竟有二解

汪舒懷先生云錢箋杜詩穿鑿附會令人欲吐如以黃  
河十月水爲積蓋之冰煎絃續膠爲美饌愈疾以洗兵  
馬收兩京二篇爲刺肅宗比之商臣楊廣此豈少陵忠  
君愛國之心耶尤可笑者跋元人汪水雲詩客中忽忽  
又重陽滿酌葡萄桃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  
免輸糧第二筵開八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醜醜割罷  
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就此二首遂以爲謝后有失  
節之事按宋史理宗謝后寶慶三年間立垂四十年而  
度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  
宋亡徙越七年而崩壽七十四是至燕時已六十七矣  
寧有劉曜羊后之慮哉水雲又咏宋宮人分嫁北匠云

君王不重色安肯罰金闈則世祖為人可知元史又稱  
宏吉刺皇后見幼主入朝而不樂爲全太后不習水土  
代奏乞放還江南帝雖不許而封幼主爲瀛國公則別  
置邸第完全眷屬可知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煖手  
把詩書授國公是王昭儀亦未入元宮也

陳后山吟詩最刻苦九日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  
作去年香鄭毅夫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都是  
花此種句似易實難人能知易中之難可與言詩

乾隆甲寅海寧陳文簡公予告在家來游西湖人知三

朝元老觀者如堵余年十九猶及仰瞻風采先生仙風  
道骨年已八十猶替人題陳章侯蓮鷺畵云墨花吹得  
綠差差小景分來太液池白鷺不飛蓮不謝搖風立雨  
已多時書法絕似董香光余生平所見翰林前輩如徐  
牒園相國陳文簡公黃崑圃中丞熊滌齋太史皆魯靈  
光也

諺云讀書是前世事余幼時家中無書借得文選見長  
門賦一篇恍如讀過離騷亦然方知諺語之非誣毛侯  
園廣文有句云名須沒世稱才好書到今生讀已遲

凡作人貴直而作詩文貴曲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孟子曰習譬則巧聖譬則力巧卽曲之謂也崔念陵詩云有磨皆好事無曲不文星何知言哉

或問詩如何而後可謂之曲余曰古詩之曲者不勝數矣卽如近人王仔園訪友云亂鳥棲定夜三更樓上銀燈一點明記得到門還不扣花陰悄聽讀書聲此曲也若到門便扣則直矣方蒙章訪友云輕舟一路繞烟霞更愛山前滿澗花不爲尋君也留住那知花裏是君家此曲也若知是君家便直矣宋人咏梅云絲楊解語應

相笑漏洩春光恰是誰咏紅梅云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咏梅而想到楊柳之心牧童之眼此曲也若專咏梅花便直矣

詩雖貴淡雅亦不可有鄉野氣何也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有官杜非村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啼蟲吟沾沾自喜雖有佳處而邊幅固已狹矣人有鄉黨自好之士詩亦有鄉黨自好之詩桓寬鹽鐵論曰鄙儒不如都士信矣

吾鄉宋笠田明府女名右妍能詩有殘溜積來頻洗硯  
爐灰撥去麝添香之句嫁壻徐金粟亦少年能詩七夕  
云一灣河漢影萬國女兒情晚坐云風帶殘雲歸遠岫  
樹搖餘滴亂斜陽

丙辰以布衣薦鴻詞者海內四人一江西趙寧靜一河  
南車文一陝西屈復一嘉禾張庚車之著作余未經見  
張善畫長于五古人亦樸誠獨屈叟傲岸自號悔翁出  
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  
拜床下專改削少陵言詆太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

死羣若神明山左顏慈倫心不平獨往求見坐定卽問  
曰足下詩有書中乾蝴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  
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慚人以為快沈歸愚刻別  
裁集僅錄屈王母廟一首云秦地山河留落日漢家宮  
闕見孤燈如今應是蟠桃熟寂寞何人薦茂陵

慶兩峯玉觀察蕪湖因舊署荒蕪前任劉公未加修葺  
兩峯抵任爲培花樹戲題一絕寄劉云笑殺河陽舊吏  
來地無青草長莓苔嶺梅岩桂江于竹都是劉郎去後  
裁辛未 聖駕南巡西湖僧明中迎於聖因寺 上以



手撫其左腕明中遂綉團龍於袈裟之左偏客來相揖  
者以右手答之而左臂不動杭輩滿嘲之云維摩經院  
境清嘉依舊紅塵送歲華夸道賜衣曾借紫竹邊留客  
晒袈裟

丙辰徵士王藻字載揚吳江人販米爲業偶題桃源圖  
云相看何物同塵世只有秦時月在天以此受知于沈  
綸翁先生四處揄揚遂棄業讀書吳大宗伯荆山薦舉  
鴻詞科廷試報罷往來揚州與詩人結社吟咏貌瑣瘦  
急遠小聲音好畜宋板書壽田石印章有友借觀悞墮

地碎載揚垂泣三日其風趣如此讀梅村集云百首淋  
浪長慶體一生慚愧義熙民剪梅云大抵端相求入書  
最難割愛似刪詩

余少時過江西瀘溪舟中把書吟咏岸上兒童指曰此  
學士船也余喜而成句云衣冠僧識江南客翰墨見呼  
學士舟後三十年讀無錫顧公奎光赴辰州詩云村民  
人識瀘溪令笑指蓬牕滿几書兩意相同而俱成于瀘  
溪亦奇顧咏傀儡云聞來惟挂壁用我也登場過沅江  
云名場似奕無同局吏道如詩有別才

陳滄炯先生守蘇州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  
廿年踪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薄祠  
雨後寫松全還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  
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剛餘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  
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  
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  
其時總督鳴禮以詩爲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  
下獄 聖祖詔云詩人諷咏各有寄托豈可有意羅織  
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  
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諺語脚大也媒媪曰  
李女能詩可以面試趙欲戲之卽以弓鞋命題女卽書  
云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  
起起自人間賤丈夫趙悚然而退

古閨秀能詩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寧時有松江  
女張氏二人寓居尼菴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  
淮北程家與夫不協私行脫逃山陽令行文關提余點  
解時宛玉堂上獻詩云五湖深處素馨花誤入淮西佑

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馬敢將幽怨訴琵琶余疑倩人作  
女請面試予指庭前枯樹爲題女曰明府旣許婢子吟  
詩詩人無跪禮請假紙筆立吟可乎余許之乃倚几疾  
書曰獨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陽何人能手植移作後庭  
芳未幾山陽馮令來予問張女事作何辦曰此事不應  
斷離然才女嫁俗尚不稱故釋其背逃之罪且放歸矣  
問何以知其才曰渠獻詩云泣請神明宰容奴返故鄉  
他時化蜀鳥銜結到君旁馮故四川人也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獨與翰林李玉洲先

生交好蘇州張少儀觀察爲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  
步入都爲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  
子也沿門托鉢尚缺五百餘金偶于先生席上言及此  
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  
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  
諸豪貴來已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果  
得五百餘金盡以與張而封公之難遂解余丙辰入都  
在先生處見劉則已老矣但聞先生未第時甚貧劉愛  
其才以身事之余疑而不信偶過癡髮舖壁上無名氏

題云欲得劉三一片心明珠十斛萬黃金一錢不費偏  
傾倒妬殺江南李翰林方知果實事也先生在吳門與  
朱約岑送采官北上云莫惜當筵舞髻斜多情曾爲損  
才華玉郎此會成長別飛盡江南陌上花朱和之有春  
燈紅照一枝花之句朱爲張匠門先生之故人相見京  
師年已八十惡見髮鬚之白日日獲之與翁霽堂同癖  
乾隆己未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羣翰林慕之糾  
金演劇余雖年少而敝車羸馬無足動許者許流目送  
笑若將暱焉余心疑之未敢問也次日侵晨竟叩門而

杭人土音呼朋作蓬之本音崩爲蓬之陽音皆一東韻  
也韻書都收入十蒸則與一東遠矣然左傳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三國志張昭作陶謙哀  
詞曰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月五郡潰崩是將朋  
崩二字俱押入一東也

彭城李涓字蓉涓以選拔入京師一日欲採某友之簪  
賣所乘小駒贈之賦詩云從此蹣跚嬾行步好花都讓  
別人看亡何不第而亡人以爲讖蓉眉貌美揚州紳舖  
女兒有國色好養鸚鵡每早喂食一日方提籠而自有

所睇不覺籠落于地旁人咸訝之察所睇則蓉湓方過其門故也劉霞裳聞而賦詩云貪看野鴛鴦忘墮手鸚鵡可惜此時情鸚鵡不能語

陸陸堂諸襄七汪韓門三太史經學淵深而詩多濫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懽或誦諸詩秋草駟龍種春羅狎雉媒九秋易酒登高淚百戰重經廣武場差爲可誦他作不能稱是相傳康熙間京師三前輩主持風雅士多趨其門王阮亭多譽汪純翁多毀劉公誠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詩投汪汪斥之次以詩投王王亦不譽

至情款綢繆余喜過望贈詩云笙清簧煖小排當絕代飛瓊最擅場底事一泖秋水剪曲終人反顧周郎

李桂官與畢秋帆尚書夜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病則秤藥量水出則受轡隨車畢中庚辰進士李爲購素冊界烏絲勤習殿試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陽相公康熙前庚辰進士也重赴櫻桃之宴聞桂郎在坐笑曰我措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已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序其勸畢公習字云若教內助論勛伐合使夫人

先

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鰲鮑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為名家猶之論交謂深人難交不知淺人亦正難交

庚寅元旦 皇上登保和殿受朝賀望見遠處有烟騰空而起問大學士曰得母民間有失火者乎首相舒文襄公奏曰似烟非烟諸公服其吐屬典雅古語似烟非烟是謂處重

乃投劉劉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作文不作詩可也方以故終身不作詩近代深經學而能詩者其鄭璣尺惠紅豆陳見復三先生乎

吟詩自註出處昔人所無歐公譏元稹註桐栢觀碑言之詳矣况詩有待于著便非佳詩韓門先生蚊烟詩十二韻註至八行便是文類書非蚊詩也贈友云知來匪鵲休論往為王喜鴻喜得賓上句註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下句註孔疏鴻以先至者為主後至者為賓作詩何苦乃爾惟張雪子雲南典試歸將近長安而歿

先生哭之云路綠雙節重天近一星沉便覺清妙又有咏柳絮一絕云沾衾撩袖自矜妍未化爲萍絕可憐嘆息春風竟何意團探無處不成綿

憚南田少時受知王太倉相國有監司某延之作畫不卽赴乃迫至蘇州拘官廳所明旦將辱之南田以急足至屢水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不如遽跨馬命僕以竹竿挑燈縛背上行几十里抵郡城尚未五鼓也守門者知爲相國遽啟門直詣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之以歸監司隨詣太倉謝過

乃釋南田畫拙修堂讌集圖題詩云花殘江國滯征纒綠浦紅潮柳岸平芳草有心拙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艱難抱子還鄉國落拓浮家仗友生只爲躊躇千里別歸期臨發又重更

黃莘田妻月鹿夫人與莘田全有研癖先生罷官時囊餘二千金以千金市十研以千金購侍兒金櫻以歸有二女長曰淑窈字姒洲次曰淑婉字紉佩題杏花雙燕圖云艷陽天氣試輕衫媚紫嬌紅正閨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裡話呢喃夕陽亭院曲闌東語燕時飛扇

底風不管春來與春去雙雙長在杏花中金櫻明艷能  
詩許子遜酒閒舉其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暗坐  
謝娘頭上過來風

白雲禪師作偈曰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  
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雪竇禪師作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  
空向枯椿舊處尋二偈雖禪語頗合作詩之旨

冬友侍讀出都過天津查氏晤佟進士澹言其母趙夫  
人苦節能詩祭竈云再拜東厨司命神聊將清水餞行

尊年年破屋多塵土須怨夫亡子幼人查恂叔言其叔  
心毅悼亡姬詩和者甚衆有佟氏姬人名豔雪者一絕  
甚佳其結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  
與宋笠田明府白髮從無到美人之句相似

乙丑歲予幸江寧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  
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其村  
氓問明姓氏次日送女還家女已婚東城李秀才之子  
李疑風無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余曉  
之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子



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豈肯作  
詭語者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沒福耳  
秀才讀詩大喜兩家婚配如初制府尹公聞之曰可謂  
宰官必用讀書人矣其詩曰八月十五雙星會花月搖  
光照金翠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朶仙桃落天外梁家有  
子是新郎芊氏負從鍾建背爭看燈下來鬼物雲髻歛  
斜倒冠佩須臾舉目視旁人衣服不同言語異自說吳  
門六千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  
門勝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須知伏

儷有因緣富者莫求貧莫棄

或問明七子摹倣唐人王阮亭亦摹倣唐人何以人愛  
阮亭者多愛七子者少余告之曰七子擊鼓鳴鈺專唱  
宮商大調易生人厭阮亭善爲角徵之聲吹竹彈絲易  
入人耳然七子如李崆峒雖無性情尚有氣魄阮亭于  
氣魄性情俱有所短此其所以能取悅中人而不能牢  
籠上智也

近有聲調譜之傳以爲得自阮亭作七古者奉爲秘本  
余覽之不覺失笑夫詩爲天地元音有定而無定到恰

阮

好處自成音節，此中微妙，口不能言。試觀國風雅頌，離騷樂府，各有聲調，無譜可填。杜甫、王維七古中，平仄均調，竟有如七律者。韓文公七字皆平，七字皆仄。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縛之也。倘必照曲譜排填，則四始六義之風掃地矣。此阮亭之七古，所以如杞國伯姬不敢那移半步。

南朝人云：鵝性最傲，鶴更甚焉。余嘗畜一鶴，偶過池隄，甚窄，鶴故意張翅，攔之，頗為所窘。後讀陸甥詩云：境仄鶴妨人去路，臆虛雲攔雨來。天方賞其詞之工。

詩雖小技，然必童而習之，人手先從漢魏六朝下至三唐兩宋自然源流，各得脈絡，分明今之士大夫已竭精神于時文八股矣。宦成後慕詩名而強為之，又慕大家之名而狹取之，於是所讀者在宋非蘇，卽黃在唐非韓，則社此外付之不觀，亦知此四家者豈淺學之人所能襲取哉！於是專得皮毛，自夸高格，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作詩之要也。陶篁村曰：先生之言固然，然亦視其人之天分耳。與詩近者，雖中年後可以名家。

與詩遠者雖童而習之無益也磨鐵可以成針磨磚不  
可以成針

余于古人之詩無所不愛恰無偏嗜者于今人之詩亦  
無所不愛恰于高文良公味和堂集黃莘田先生草香  
齋詩有偏嗜焉豈亦性之所近耶

丙戌年慶樹濼雨林兩公子過蘇州余招飲唐氏棣華  
書屋一時都知錄事佳者雲集三人各有所屬雨林卽  
席云度曲花猶遮半面迎眸春已透三分別後又寄詩  
云天河落向碧窗紗十二瑤臺霧不遮香煖繡幃春似

海一鴛鴦抱一枝花友人陶夢典贈余一姬載還家方  
知已有娠乃送還之雨林所昵以事到官有困于株木  
之慘雨林和余懊惱詞云無奈別春何詩筒驢背馱花  
開仍散影水小亦生波頓改繁華夢惟餘懊惱歌金釵  
雖十二難解此情多滄浪烟水際無復蕩舟來完璧仍  
歸趙明珠別有胎倚欄頻繾綣對月暗低徊環珮聲偏  
遠銷魂又幾回猶記旗亭夜紅燈語不休芙蓉經雨損  
風蝶爲花愁薄命原應爾無情矣此流心同天外月空  
自照蘇州又寄遊仙一首云吹殘瓊樹下蓬來自斷仙

卷四  
五  
緣萬念灰底事無風花也落方知立地有輪迴樹齋公  
子後一年爲威遠將軍出鎮伊犁予寄七律三章末二  
句戲云倘奪胭脂好顏色江南兒女要平分

乙丑余知江寧救火水西門見喧嚷時一美少年着單  
縑衣貌頗閒雅異而問焉曰秀才也姓龔名如章號雲  
若次日以文作贄來往甚歡後十年中進士改名孫枝  
過隨園見贈云早結山堂水竹緣朝簪重脫未華顛有  
詩何但稱循吏不老方知是謫仙細雨漸消寒食候穠  
花爭放麴塵天謝公墩外峯峯好屐齒逡巡又一年龔

後出宰山西榆次縣王師西征烹羊享兵得奇句云  
拔刀割肉日背裂太平時羊亂時妾

詩得一字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余祝尹文端公  
壽云休夸與佛同生日轉恐恩榮佛尙差公嫌恩字與  
佛不切應改光字咏落花云無言獨自下空山邱浩亭  
云空山是落葉非落花也應改春字送黃宮保巡邊云  
秋色玉門涼蔣心餘云門字不響應改關字贈樂清張  
令云我慙靈運稱山賊劉震裳云稱字不亮應改呼字  
凡此類余從諫如流不待其詞之畢也浩亭詩學極深

惜未得其遺稿

君生分校禮闈作詩云再然同炬炤波心恐有遺珠碧海沉記得當時含木石十年辛苦作冤禽朱香南子年有句云寄語羣公高着眼青衫明日淚痕多余甲子分校亦有句云帶入秋闈示同伴當時落第淚痕衫桐城女子方筠儀嫁左君文全而寡年二十有六卽守節以終有合貞閣集其偶檢先夫遺草云鸚鵡才高屈數竒未開篋筍淚先垂平生映雪囊螢力不見騰蛟起鳳時獄底龍埋光詎掩墓門鶴返事難期九京應悔嘔

心血百卷文章待付誰

春江公子戊午孝廉貌如美婦人而性倜儻與妻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卧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古聖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乃至是耶後乙丑入翰林妻楊氏亡矣再娶吳氏貌與相抵遂懽愛異常余贈詩云安得唐宮針博士與來趙國繡郎君嘗觀劇于天祿云有叅領某悞誤作伶人而

調之公子笑而避之人爲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獨不見晏子春秋諫誅圍人章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則俗矣泰領聞之踵門謝罪

詩少作則思澁多作則手滑醫澁須多看古人之詩醫滑須用剝進幾層之法

蕭子顯自稱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此卽陸放翁所謂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薛道衡登吟榻構思聞人聲則怒陳后山作詩家人爲之逐去猫犬嬰兒都寄別家此卽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三者不可偏廢蓋詩有從天籟來者有從人巧得者不可執一以求

已未殿試予傲諸同年云霓裳三百都輸我此處曾來第二回蓋試鴻博會在保和殿也同徵友蓬雲堦曾與章藻初太史蔣文肅相公同時角逐名場而流落不偶誓不登科不娶妻寓京師晉陽菴五十餘年而卒康熙庚子中北闈副車妻年五十竟以處女終余有詩弔之云五十四年蕭寺老終身一曲雉朝飛雲堦名駿常熟人

雲堦七十生日金江聲觀察率同人攜樽晉陽菴卽席賦詩云卅年京洛已成翁經學人推馭子弓酒熟漫將孤影勸詩成先揀妙香烘龕燈清晝同彌勒慧業前生定玉童天眼視君多道氣紛紛真愧可憐蟲

圖東張學林爲京江相公之孫守河南時雲堦薦余司記室事公欣然相延余以道遠不果往記其贈籙云征塵才拂卸行滕亟叩禪扉訪舊朋七度春明惟剩爾卅年蕭寺竟同僧賣文自昔家如磬愛士于今局似冰我亦栖栖倦行役二毛相對感鬚鬢公暮年陞觀察閩河

工憲甚有女六歲泣曰爺何不歸家婢戲云作官豈不好耶女答曰大家原好爺一箇獨苦耳公棲然泣下賦詩曰恩重難抽七尺身愧他黃口語酸辛

康熙中年金陵詩人有三布衣一馬秋田一袁古香一芮瀛客古香年老在都中館康親王府芮年少後至意頗輕之常短袁于王前一日王命宦者封一紙出付客題是賀人新婚韻限階乖骸埋四字外銀二封一重一輕能作此詩者取重封留邸不能者持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而袁獨咏云裴航得踐遊仙約簇擁紅燈上

綠階此夕雙星成好會。百年偕老莫相乖。芝蘭氣吐香  
爲骨。冰雪心清玉作骸。更喜來宵明月滿。團圓不爲白  
雲埋。王大欣賞。芮慚阻。卽日辭歸。馬客中有句云。二更  
聞雁月在水。半夜打鐘天有霜。

宋王禹偁咏月波樓自註不知月波出處按漢樂府月  
穆穆以金波昌黎詩微風吹空月舒波已用之矣

松江張夢喈之妻汪氏名偉珍能詩而有幹才夢喈外  
出有偷兒入其室汪佯爲不知喈曰今夕賴得某在家  
相護可無憂矣某者其戚中之有勇力者也偷兒聞之

潛逃夫人佳句如對月云萬戶恍臨城不夜千年惟有  
兔長生對雪云自攜尊酒酬滕六莫損籬邊竹外枝兩  
子輿載輿鏞皆能詩來江寧秋試輿載見贈云海內論  
交皆後輩江南何福着先生與鏞見贈云絕地通天雙  
管擅登山臨水一筇先人誇其妙不知皆母訓也輿載  
云桐鄉有程拱者畫拜袁揖趙哭蔣畚其人非隨園心  
餘雲松三人之詩不讀想亦唐時之任華荊州之葛清  
耶程字墨浦廩膳生

李敏達公撫浙時威不可犯獨能敬讀書人設志局修



書所延皆一時名士公餘之暇放艇西湖屢開文讌汪西顥沆賦詩云西湖大好作春遊環珮如雲簇水頭誰似尚書能愛土日斜堤外未回舟其時余才九歲後五十年西顥在莊相國席上見贈云花卮同泛小山堂回首星霜三載強野叟尚能夸舊政羣公每見譽文章君卿老去言逾妙陶令歸來樂未央莫道隨園秋色淡萱庭日月閉門長與余在席上論元次山文有惡圓一篇余道天體尚圓何可見惡西顥因指身上衣袖冠領席上盤碗壺碟曰諸物皆圓才適于用彼此大笑

詩文用字有意同而字面整碎不同死活不同者不可不知楊文公撰宋主與契丹書有鄰壤交懽四字真宗用筆旁抹批云鼠壤糞壤楊公改鄰壤爲鄰境真宗乃悅此改碎爲整也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初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旋改德字爲風字此改死爲活也荀子曰文而不采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今之詩流知之者鮮矣

昔人有王琨四面避家姬之句嗤其迂也元相燕帖木兒侍妾數百一日宴侍郎趙世延家見簾內人驚爲絕

色竄取至家卽其第二十九房妾也虞啟蜀秀才題其  
事云一簾相隔未模糊上眼心驚卽故夫絕似采桑相  
遇處大元宰相作秋胡

唐書載賀知章在禮部選晚郎取捨不公門蔭子弟喧  
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于後園昇一梯出頭墻外以決  
事康熙辛丑會試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一時  
名士落第者糾衆作鬧新進士無出入謁或呈一詩云  
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鬧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  
墻頭高立賀知章丙辰予在都中見先生白鬚偉貌有

泰山巖巖氣象待後輩當面必訓斥逢人必贊揚人以  
故畏而服之余謂此張乖厓待彭公乘法也前輩率真  
亦可不必

周青原云不知誰把芙蓉摘枝上分明見爪痕劉海菴  
云鏡影不知雙髮白書聲寧識此翁衰余謂不知得妙  
王至淳云水邊紅影一燈過知有人從堤上行楊子載  
云忽驚雨後青龍爪知是蒼松倒挂枝余謂知得妙喬  
暮韓云夢回枕上燈微白知是天明是月明余謂似知  
非知得妙

宜興儲氏多古文經義之學少吟詩者吾今近得二人  
焉一名潤書字玉琴贈梅岑云一曲吳歌酒半醺當筵  
爭識杜司勳天花作骨絲難繡春水如剪情不分話到  
西窗剛近日人於東野願爲雲應知此後相思處日日  
江頭倚夕曛又句云山氣作寒啼鳥外春陰如夢落花  
初

其一名國鈞字長源梁溪云紙鳶輕颺午晴開雜沓遊  
人傍水隈多半畫船猶未攏知從池上飼魚來卽目云  
日午橫塘緩櫂過風吹花氣蕩層波依篷不肯輕回首  
近水樓臺茜袖多晚年飄泊六十自壽云誰言老去離  
家憤轉悲歸來卒歲難窘狀可想他如樹涼宜散帙梅  
盞始熏衣烟消松翠淡雪墮柳枝輕酒旗翻凍雪土銜  
燎征衣嵐翠忽從亭午變扇納都向嫩晴開銀箏度曲  
徐鞦舫鏡檻懸燈不隔紗皆詩人之詩受後知之者少  
矣

二月念六夜

閱完

述三

隨園詩話卷四終

卷四終

